

■ 案例二

绘制儿童的故事地图

文 | 加拿大韦仕敦大学 塔蒂亚娜·萨哈罗娃 - 古德曼 莫琳·库伦

和澳大利亚的共同世界教育学项目一样，加拿大的项目也是围绕着学龄前儿童在当地社区散步时的日常际遇而设计、展开的。不过以下案例中的社区是一个新的郊区住宅区：网格状的街道，一排排外观相似的房屋，中间点缀着一片片森林，这是以前的农田被灌木篱墙隔开留下的残迹。我们（塔蒂亚娜和莫琳）的研究集中于一种手工操作教学，通过绘制孩子们在散步过程中出现的地方与故事，以体现地方的复杂性。

这项研究是一个跨国“气候行动儿童生活网络”的子项目“见证进步的废墟”中的一部分。顾名思义，“气候行动儿童生活网络”项目旨在开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复杂问题的教育教学方法。我们的项目通过绘制原殖民地的定居者和新自由主义以“进步与发展”的名义留下的“废墟”故事，以建立本地社区、我们讲述的故事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一个城市的社区早教中心，与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一起进行了教育研究。案例中的郊区过去是一些加拿大原住民未开垦的网格农田，而如今，它们在城市边缘获得了重新迅猛生长的势头。

我们将研究、教学和与孩子们的日常相处统一起来，把教育实践放在特定的区域。孩子们提供的当地故

事是对教育实践的贡献，因为他们成为了在“我们的”地点和时间内捕捉日常生活的网络。我们的目标是设计一个既能回应全球问题（气候变化、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原殖民地的定居者和城市化），又能回应当地问题（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方法。在这些教育教学法中，我们还打算通过绘制儿童当地的故事，来突出那些在主流叙事中经常被忽略的视角。

我们知道，共同世界教育学遵循两个指导原则：第一，强调融合户外散步（自然）与室内教室（文化）活动，反对自然与文化的分离；第二，避免强化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整合性叙事。在本案例中，我们挑战了地图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俯视”与“封闭”的殖民者审视工具的地位；这种工具绘制并强化了将当地作为可知的、可测量的和可被宣称的、主导性的西方表述。相反，与孩子们一起绘制、书写本地故事的实践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充满不确定性、好奇心、多种认知和叙述方式，以及对人类以外事物的影响。它们类似于一个重写本，一遍遍将故事书写又抹去，为新故事留出空间。但是，重写本也无法将任何东西完全抹去。过去的痕迹依然存在，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残迹渗透出来，揭示其层层叠叠的复杂性。以下是我们的微观叙事——

我们在一张大纸上打印出来早教中心和附近街道的黑白卫星图像。为了让地图看起来不像平面,我们把它折起来,一半放在地板上,一半放在墙上。我们开始用新的线条、新的单词、新的图像和各种新信息覆盖地图,不让它完整、准确地代表我们的周围环境。这些信息来自非传统的来源,比如想象力、非人类和引发好奇心的、引人注意的和集体记忆。要想获得这些信息,我们必须先去附近走走,偶遇一些人,然后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

隆冬时节,我们和一群学前班的儿童慢慢向附近的一片小森林走去。路上,我们经过了一片古老的南瓜地,是从一个现在已经消失的农场遗留下来的。每年这个时候,这片南瓜地里斑斑驳驳、缀满补丁一般的场景是熊造成的。对此,孩子们的解释是:“吃南瓜的拿走了所有的南瓜。”

再往新郊区走,我们经过前院的草地,灌木丛被悉心照料着。一棵刚被修剪过的白桑树还挂着水珠。与加拿大本地的红色桑树不同,白桑树是一种引进品种。它耐寒,适宜大多数土壤,是儿童花园植物推荐的常规品种。它被称为“自然所制造的”的“秘密藏身地”:“它很容易照着,只需要在树枝上剪一个口子,或剪短一些就行!”去年,房主们用圣诞节的装饰品来装饰他们的桑树,这让孩子们联想到了香蕉,所以将其命名为“香蕉树”。去年圣诞节以后,这棵树上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故事依然存在,往返森林的路上,必定有一棵“香蕉树”。现在,孩子们会说:“有人偷走了香蕉”。他们通过路面上一连串的生锈的圆环来寻找水果被盗的证据。我们相信孩子们知道这里有珍贵的东西被拿走了,它们的残迹仍留在这片土地上。



>> 孩子们将散步途中的见闻,以铅笔勾画的方式融进了原来的黑白卫星地图

在另一个冬末的日子里,伴随着雪裤的沙声和冬靴在水泥人行道上走过的沉重声音,我们走进了森林。“松鼠还是死的”!一个男孩喊道。孩子们在前一天偶然发现了这只死去的松鼠。他们用一个废弃的橙色荧光塑料盖子做了标记,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冬天的温度很低,但松鼠的身体还是进一步腐烂了,布满虫子。一个孩子担心地说道:“它一定很悲伤,想念家人。”另一个孩子说“它睡了很久很久”。孩子们觉得松鼠需要盖上温暖的落叶被子,于是小心翼翼地收集着叶子。最后,他们给松鼠布置了一张床,床的顶部有一根很大的松树枝,整个过程中,每个人都都很安静。

回到教室,我们围着地图,讲述着松鼠、香蕉树和南瓜地的故事。我们打印了散步时的照片,放在我们的大地图上。之前的工作收获并没有被抹杀,相反,地图被更多的图像、纸张、线条和故事所覆盖。孩子们用钢笔和炭笔画出长长的浅色线条,在我们放在地图上的半透明牛皮纸上画出有力的、厚重的深色线条。他们手脚并用,把身体的重量压在纸上,画出这些线条。孩子们的身体都挤在地图这个小空间里,额头被推到坚硬的墙面上。铅笔缓慢移动,但很用力,以至于纸被扯开。在地图上,孩子们沿着道路、屋顶和树梢移动身体。一个孩子用两只脚踩在地图上:“看!我在散步!”这次地图实践活动完全没有做任何超越此时此地的事情!

这个小故事提供了一个共同世界教育学的视角,它描绘了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和我们澳大利亚的同事一样,我们没有提前计划或策划这些活动。它们在孩子们的行动与其他事物的意外交互中展开:鲜活的原殖民地定居者的历史,过去农业用地的遗留,郊区园艺实践与碎片以及有关失去、发现、死亡、分解和关心的故事等。

教室里的绘图活动与大自然散步回响着相同的节奏,强调的是对那些关于差异性的小故事的关注。我们绘制共同世界生成性的图景并不是展示一个地方,而是我们与这个地方一起和在这个地方之中一同展开。与重新绘制卫星地图不同,我们的地图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相反,它嵌入在现实生活中,孩子们的视野是身临其境的——环顾四周,向外看和向上看。因此,由散步和绘图构成的教育教学与现实的各种力量密切相关、紧密协调,而这些包括人类之间的力量,也包括人类之外的力量。

(翻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王煦 校译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游韵)